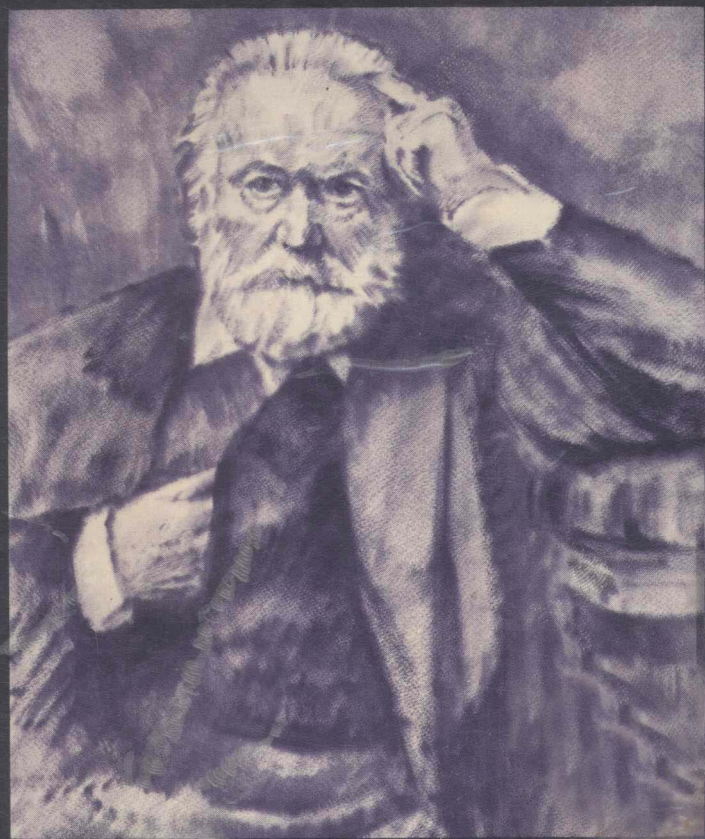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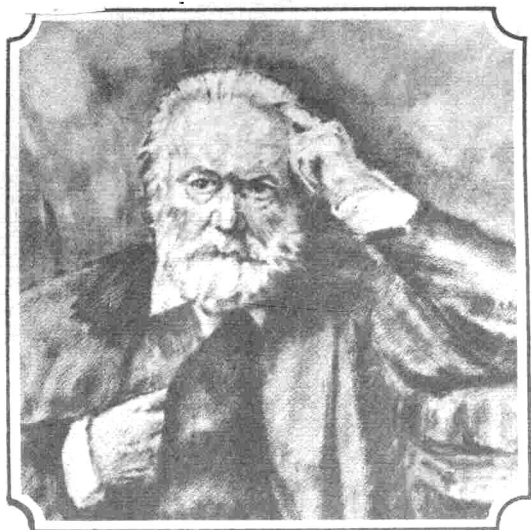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7

悲慘世界

雨果 著





悲慘世界

——遠景精選版——

悲慘世界

世界文學全集 R⑦

著者	雨	果
編選者	遠景	編輯部
發行人	沈	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9 號	
定價	新台幣 50 元	港幣 8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7 年 3 月	
再版	中華民國 69 年 8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第一部 芳 丁

第一章 主教



米李愛先生

在一八一五年，沙兒來・弗朗沙・別福治・米李愛 (Charles-Francois-Bionvenu-Myriel) 先生是笛涇 (Digne) 那區地方的主教。他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年人；從一八〇六年那年起，他就承任了這個主教的位置。

米李愛先生是一個議員的兒子。他父親因為要他承繼這個職位，所以在他十八歲或二十歲的時候，就為他完了婚；這在當時議員們的家庭裏，原是一種極普通的習俗。米李愛先生雖然已經結過了婚，但仍為人們極力的推崇着。他品貌生得很好，雖則身材瘦小了一點，然而風雅多姿，談笑生趣。他早年的時候，歡喜交際，和與婦人們廝混。當革命爆發的初期，他就逃到意大利。他那位患着長期肺病的愛妻，就死在意大利的。他們沒有兒女。他以後的遭遇便怎樣呢？瞧吧！法國舊社會的崩潰，他家世的破落，一七九三年（註①）的慘劇——這些慘變在一般出亡在異

註①一七九三年是法國革命鬧得最凶的那一年。

國的人的心目中也許會更顯得可怕——這種種不幸的事，是否在他心靈中會激起他一種逃世和獨居的想念呢？一個人從生活上和產業上所受着的打擊，或能不爲所動，但有時遇有一種神秘而又可怕的刺激打落在心頭上，便能使這個人顛連痛苦。像他這樣一個天天沉醉在快樂和情網中的人，是否受過這一種刺激呢？沒有人能這樣說；我們所知道的，祇是從意大利歸來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一個教士了。

在一八〇四年，米李愛先生是勃李虐勒(Brignolles)的本堂牧師。那時候，他已是很老邁了；他便這樣的隱居着消度他的歲月。

將近加冕禮的時候，爲了他教堂裏發生了一件小事——我已經忘却那是甚麼事了——便把他引到巴黎來。他應了他教區裏的一般屬民所有請求也隨着一般大人物去晉謁紅衣主教非須(Fesch)。有一天，拿破崙皇帝來看他的舅父，我們這位莊嚴的教士，正等候在會客室裏，恰是在皇上所要經過的路上。皇上看見這個老者便用好奇的眼光注視着他，轉過身來，突然地說：

——那個望着我的漢子是誰？

——陛下，你看一個漢子，我看一個偉人。彼此都值得吧！

當天晚上，皇帝便向紅衣主教問明了這個牧師的姓名。過了不久，米李愛先生忽然奉了被任爲雷涅主教的諭示，大爲驚異。

這些此外，關於米李愛先生初期生活裏被人所傳說着的軼事，究竟那幾件是真實的，便沒有人知道了。

當米李愛先生到笛涅的時候，有一個老姑娘陪伴着他，這位老姑娘便是巴笛絲丁小姐(Melle Baptistine)，是他的妹妹，比他小十歲。他們的僕從，祇是一個和巴笛絲丁小姐同年的女僕，叫馬葛洛兒夫人(Madame Magloire)。她以前做過本堂教士的女僕，現在呢，她是小姐的侍者，又是主教的當家婦：一身兼着二種名銜。

巴笛絲丁小姐是個身材瘦長，臉色潔白，性格溫柔的人兒。她從沒有過青春的美，她的一生祇是不斷地參與着聖潔的工作，使她的身體上顯出一種純潔的白光。到年老時，她便稱譽具有一種「仁慈的美」。她幼年的消瘦，到了年老的時候，便變成一種清靜皎潔的神態，如同天使。她是聖靈，奚止處女。她的軀體，像陰影一般，——含着一點點靈光的體質，——一雙秀長的眼，老是俯視着；她祇是一個神靈的寄體。

馬葛洛兒夫人是一個矮小肥胖，終日忙碌的老婦人，她老是喘着氣，一則因為她的生性好動，再則因為她是害着氣喘病的緣故。

米李愛先生到任以後，就住在他的主教院裏，依照聖旨，分別尊卑。部署已定，合城的市民，都懷着好奇的心理靜候着主教視事。

笛涅的那座主教院，是和醫院連接着的。主教院是用石頭築成的一度高巍壯麗的屋宇。在那裏面，一切都呈現着偉大的氣象，主教的住房，別室，寬闊的正廳，迤邐曲折的迴廊，園裡種着蔭幽蔥翠的樹木。那個醫院呢，却是一所又狹隘又低陋祇有一層的小樓房，有一個小小的園子。我們的主教到任三天之後，就去參觀這個醫院。參觀完畢的時候，他邀了那個院長一直到他

家裏去。

——院長，你醫院裏現在有多少病人呢？

——二十六個，我的主教。

——這恰和我剛才數過的一樣。

——那些臥榻，排得很擠的了。

——這我也注意到的。

——那些病室都祇是一些小房間，很難交換新鮮空氣的。

——我也正這樣覺得。

——並且在有陽光的時候，那園子對於那些病癒的人就覺得太小咧。

——我也這樣想。

——有甚辦法呢？我的主教，我們總得要將就些。

——這次的談話就是在底層有走廊的那個餐室裏。

——主教沉默了一會，但忽然又轉過來向着院長說：

——先生，他說，你想這間房間可以安排多少牀呢？

——我主教의 餐室麼？

——那個院長驚異地喊着說。

——主教把這房間巡視了一遍，好像在那裏估量似的。

——這裏足夠容二十隻牀，他自言自語地說；隨後又提高着嗓子：

——你瞧吧！院長，這裏面明明有一個錯誤。你們醫院裏五六間小房子有二十六個人，我們這裏祇有三個人，然而却有六十個人的床位。這裏面顯然有一個錯誤，我對你說。我去住你的屋子，你來住我的。你把我要的房子留給我吧。這裏便是你的住所。

第二天，那二十六個病人安居在主教的院裏，主教却搬到醫院裏去了。

米李愛先生並無財產，因為他的家已經在革命的時候敗落了。政府給這位主教一萬五千法郎的薪俸。在他搬到醫院裏去的那天，他就把全部款子作為慈善事業，自己祇留下了一千個法郎。

他這樣的分配，巴笛絲丁小姐是用一種絕對服從的態度接受了。米李愛先生是她的哥哥也是她的主教，是她血統上的朋友，也是她宗教中的上司。她愛他，十分地尊敬他。當他說話的時候，她留心聽着；當他做事的時候，她盡力合作。祇有馬葛洛兒夫人，有時有些嚙嚙。但幸而有馬葛洛兒夫人極端的節儉和巴笛絲丁能幹的治理，所以鎮上有教士來到笛涅的時候，主教還可以勉強招待一下。

照例主教們在他們的佈告和公函上面，都要寫着他們受洗的名字。本區人民由於一種熱忱和愛戴的本能，在許多主教的名字裏，選上一個有意義的名字，他們就稱他做別福治主教；（註②）我們也就這樣的稱呼他，他也很歡喜這個名稱，他說：我歡喜這個名字，因為別福治三個字可以代替主教二個字。

註②別福治是歡迎的意思。

那位主教先生時常出外巡視。笛涅區原是個貧瘠的處所。山地多，平原少，幾乎連道路都沒有，那位主教却一處一處地巡視遍了。

當他巡視的時候，他總是仁慈可親的閒談的時候多，佈道的時候少。他從不講那些高深莫測的理論和榜樣。

他老是這樣嚴厲地誠摯地談論着；缺少實例的時候，他就杜撰些寓言給他們聽，少用語彙，多引比喻，用以襯托他的意境，這正是耶穌基督的口才，能自信，又能折服人。

2

主教的工作

笛涅地方發生了一件慘案。一個人因為犯了殺人罪而被判決了死刑。這個犯人，稍為受過一點教育，略有一點知識。他做過商場裏的賣技人，有時替人家寫書信。合城的市民對於這次的審判，是非常的關心。在那囚犯受刑的前夕，監牢裏的神父病了。受刑的人在他生命最後的一刻應該有一個神父伴着他。有人去找一個牧師。那牧師好像不肯去，他說道：這事與我無關。那個苦役和賣技的人與我全沒相干；我也有病；而且那區地方也不是我的職務。有人把這個答覆回報主教那裏去了，他說：這位神父是有理的。那並不是他的職務，却是我的。

於是主教立刻跑到那個賣技人的監牢裏去，他叫他的名字，握着他的手，和他談話。他整天

地陪伴着他；寢食全忘了，他爲囚犯的靈魂祝禱上帝，並且囑咐囚犯皈依上帝。他把最簡單最善的真理說給他聽。他就是父兄，朋友；他是主教，爲他祝福。他把一切都教給了他，使他得到安慰，這個人本來要在悲痛中死去的。從前死對於他像是一個深坑，站立在這個駭人的崖邊，他祇有向後退了。他還沒有完全麻木。他所受的判決，是一種刺心的打擊，他以前所見到的祇是黑暗。那個主教却指給他一線的光明。

第二天，當他們來提這個犯人的時候，主教也在監牢裏。他跟着他走，他披上紫披肩，頸間懸着神聖的十字架，和那個索鍊緊縛着的臨刑人並肩立着。

主教和他一同上車，又一同上斷頭台。那個受刑的人在前一夕還是那樣驚魂落魄似的，現在却舒泰起來。他覺得他的靈魂得救了，他信從了上帝。當那把刀正要落下的時候，主教緊抱着他，對他說：——被人們所殺死的人，上帝使他復活；被人們驅逐了的人，尋得着天父。禱告，信仰，進入眞真的生命裏去！天父就在前面啊！他走下斷頭台來的時候，他目光裏顯耀着一種力，叫衆人見了縮退。他面色慘白神宇鎮靜，人們也不知道那一樣是最能使人起敬的。他回到他自己戲稱爲「他的宮庭」的陋室裏面；他對他妹妹說：我已行過了主教的大典。

那囚犯處決的第二天和許多天以後，主教對於那個可怕而深刻的印象，還是時刻縈繞在腦際。臨死時候那種鎮靜的神態，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平時回想他一切行爲的時候，總帶着一種愉快的滿意，這次他好像是在譴責自己了。有時候，他一個人低聲地唸着悲慘的獨語。有一天晚上，他的妹妹聽見了便記將下來：——我從前不信牠是這樣可怕的。這是一種錯誤：專注意到上帝的

法律，而不顧到人的法律。死祇屬於上帝的。人有甚麼權柄干涉到這件未知的東西呢？

此後，這些印象隨着時間的久遠也漸漸地模糊起來了，或竟消失了。但是有一件使人可注意的事：就是那個主教從此以後不再經過這個刑場了。

無論甚麼時候，在病人和臨死的人的牀頭總可以叫得着米李愛先生。他知道這便是他最大的責任和最大的工作。孀婦和孤女的家裏不必去請他，他自己會來的。他有時在失了愛妻的男人和失了孩子的婦女旁邊相對坐了幾個鐘頭。他既懂得沉默的時刻，也就懂得說話的時刻。可欽羨的慰人啊！他不想用遺忘去消除痛苦，但用希望去稱榮牠。他說：——「小心你是怎樣的對死者的懷念。不要老是在那種過去的事物上面着想。看穩。你可以在穹蒼極目處看見你所愛的死者生光。」他知道信仰是能庇護人的心身，他指着基督，去安慰失望的人；示以仰望星光的慘痛去變換俯視墳穴的慘痛。

他的住屋是一座祇有一層的樓房：樓上三間，樓下三間，最上層還有一間屋頂閣樓。在房子的後面，有一個佔有四分之一畝大的園子。那兩個婦人住在樓上。主教住在樓下。那第一間朝着街的是他的餐室，第二間是臥室，第三間是祈禱室。從祈禱室裏出來，必須經過臥室，從臥室裏出來，又必須經過餐室。在祈禱室的一頭還有一間廂房，可以容一個牀，平時關着的作爲客室之用。那些教士們因事務或需要來到筵筵的時候，主教先生就把這個牀讓給他們住宿。

沒有比那個主教臥室裏的陳設更簡單的了。一扇窗，其實也是一扇門，開出去就是園子，正對着他的牀；兩扇門，一扇靠近壁爐，通到祈禱室，一扇靠近書櫥，通餐室；那個大玻璃書櫥裝

滿了書籍，在壁爐上面，掛着一隻褪了銀光的銅十字架，釘在一塊黑絨上面，裝置在一隻金色黯淡的木框子裏。靠窗擺着一張大桌子，上面安放着一只墨水池，堆着零亂的紙張和厚厚的書本。桌子前面，放着一張草椅。牀的前面，有一張從祈禱室裏移來的祈禱桌。

同時我們還須說明，在他從前所有的東西裏面還留下六付銀的盤具和一只銀羹匙，馬葛洛兒夫人每天都滿心歡喜地瞧着這些銀器在白色粗布的台毯上射放着燦爛的白光。我們在此地既要把握惺惺的主教全部故事寫出來，我們應該加說：他常常講：——進食要是不用銀器，我是不容易做到的。

除這些銀器以外，還有從他姑祖母的遺產中得來兩雙銀蠟台。這對蠟台上常插着兩支蠟燭，安置在主教的壁爐上。當他們宴客的時候，馬葛洛兒夫人就把這兩支燭點起來，把兩隻蠟台擱在台子上。

在主教臥室的牀頭，排着一只壁櫥，馬葛洛兒夫人每天晚上很細心地把那六付銀器和大羹匙鎖在櫥裏。

那屋子沒有一扇門是鎖着的。餐室的門，可以通天主堂前的廣場，從前像牢獄一樣的用鐵鎖鎖着。後來主教叫人把這些鐵件都取去了，於是這扇門，白天晚上，祇用一個活栓關上。過路的人，隨時都可以推進去。起先那兩個婦人爲着這扇從來不鎖的門非常擔心，但笛涅先生向她們說：如果你們歡喜的話，就在你們的門上裝置鐵栓也好。後來她們因他的信心也相信了，至少她們也裝着相信他的樣子，祇有馬葛洛兒夫人有時仍放心不下。至於那個主教的信念，已經在聖經上

「面說過：『這裏有一個不同點：醫生的門，永不關閉，教士的門，應常開着。』」

3

舊議員之死

在笛涅附近的一個鄉村裏，住着一個獨居的人。那人——直截地說——是舊國會裏的一個議員。他的名字是G。

在笛涅那種小地方，一提起國會議員，就有幾分驚懼。這人差不多像個妖怪，他雖沒有表決國王的死罪，可是相差也不遠。他差不多和弑君者相等。並且，他和那些人一樣，是不信神的。那人是住在一個遠野山谷的偏僻灣角裏，離城約有一個鐘頭的路程，和所有的村落，所有的道路相隔離。在那裏他有一塊場地，一個洞，一個巢穴。在那裏沒有鄰居，也沒有過路的人。自從他住到這個山谷裏，那條到他那兒去的小徑已被蕪草淹沒了。人家談到這個地方，就好像說起創子手的家一樣的。

但是那個主教時時朝着那條地平線上有一叢樹木標記着那個舊議員的住處的地方探望，他並且說：在那兒有一個孤獨的靈魂，我應該去看看他。

起初這個想念似乎還近乎人情。但仔細經過一番考慮之後，對於他却又好像奇怪的，不可能

的，簡直是可惡的。因為他除不了那個普通的印象，同時那個舊議員使他生出一種感想，彷彿近於仇恨一般。

可是一個牧人見了一只病了的山羊應該却步嗎？這是一只何等的山羊啊！那個仁慈的主教爲之躊躇不決。有時候，他朝那個方向走去，但又轉了回來。

有一天，城中謠傳着那個山洞裏侍奉G議員的牧童到城裏求訪一個醫生，那個妖魔患着瘋癱病，而且病得很凶，過不了這一夜。——感謝上帝，有許多人還這樣說。

主教拿着木棍披上外衣；晚風將起，他走了。當他走到那個遶無人煙的地方，落日啣山，已經靠近地平線了。他知道離魔穴不遠，心怦怦地跳動。他跳過溝兒，拔去木杈，越過一道籬笆，走進一個荒蕪的園。他大膽地向前走去，忽然在一大叢荊棘的後面，他發現了那個山洞。

那是一個低隘的板棚，裏面倒很潔淨；對面結着一座葡萄架。在門前，一個白髮的長者坐在一張小輪的圈椅裏，向着落日微笑。那個牧童站在一旁，正遞給他一罐牛乳。

主教正在探望的時候，那個老人高聲地說：

——謝謝你。我不再要甚麼了。他的笑容由太陽移向那孩子的身上。

主教再向前走。那個坐着的老人聽見腳步的聲音，回過頭來，臉上現出老年人所能表現的一種驚異的神色。

——自從我住在此地，他說，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到我這兒來。你先生是誰？

主教回答說：

——我的名字是別福治米李愛。

——別福治米李愛我從前曾經聽見過這個名字。你就是民衆所稱爲別福治主教嗎？

——就是我。

那個老人略帶笑意地接着說：

——那末，你是我的主教了？

——差不多是的。

——請進來，先生。

那個國會議員伸出手來，但主教不握牠。主教祇說：

——我倒很樂於知道自己是受人的騙，看你的神色，不像是個有病的人。

——先生，我快好了。

他停了一下，又說：

——再過三個鐘頭，我就要死了。

他又接着說：

——我知道一點醫理；我知道死神的光臨是怎樣的。昨天我祇冷在腳部；今天，冷已經到了膝邊；現在，冷到齊腰了，等冷到心頭的時候，我就不動了。那個落日很美，是不？我叫人把我推將出來，想對着這宇宙的萬象作最後的一視。你可以和我談話，我不會感到疲乏的。你能走來看一個臨死的人是很好的。在這種時刻，原是需要一個證人才好。我希望可以延到天明，但是我

知道僅僅三個鐘頭也不到了。那時將在黑夜，其實，這有什麼關係呢！死原是一樁極簡單的事。又何必要在早晨。好吧！我就在燦爛的星光下離開這塵世吧。

他又轉過去對那牧童說：

——小孩子你去睡吧。你在前晚已經守了一夜。你也疲乏了。

孩子就回到裏面去了。

那個老人目送着他，好像是向着自己說：

——正在他熟睡的時候，我將死去。這兩處的睡眠正可以作為永久的友鄰呢。

那個主教似乎是在受着感動了，然而他並不因為這樣的死而變成虔誠，他根本沒有上帝的感念。G先生是個神情鎮靜，胸背挺直，聲音響亮，革命期間所遺下的一個老叟，在他臨終的時候，還能自主。兩腿僵直，兩腳冰冷；但頭部仍保持着生命的全力，那個主教坐在旁邊的那塊石上。他們突然開始談話。

——我賀你，好在你還沒有表決國王的死。

——不必過賀，先生。我曾經表決過推翻那個暴君。

——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那人是暴君，就是愚昧。我曾經表決革除那個暴君。有了暴君就有了王位，然而這是一種虛偽的權力。人應當受科學的轄治，祇是科學才是真正的權力。

——那末，信心呢？